



在地下党员王次文等人的努力下，国民党蔡晋康部被策反，1949年5月，蔡晋康率团2000余人（含旅部特务连）起义。经过多轮拉锯战，青岛全境顺利解放，胶济铁路全线掌握在我党手中。

成功策反掌握胶济全线



坊子站

王次文策反蔡晋康 青岛解放我军占领胶济铁路全线

1947年3月，胶东区滨北专署高密县委敌工部副部长胡育才在高密城墙外与一个同志接头，来人向胡育才介绍了青岛胶南联络点的来龙去脉，详细汇报了蔡晋康与自己多年以来一直有着交集。胡育才一并将消息向上级汇报。接头之人正是高密康家庄车站地下党员王次文（徐忠）。蔡晋康是离王次文家10里外的蔡家庄人，与王次文是同乡。蔡晋康在抗日战争初期，曾任国民党山东省第九区（辖栖霞、招远、蓬莱、黄县）特派员兼保安司令，一度同我军联合抗日。1939年底，蔡晋康部与我军有了“摩擦”，走向了反共道路。1941年3月，蔡晋康部被胶东八路军主力部队击溃，损失惨重。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党把蔡晋康部残军缩编成一个团，他心生不满。此后，他在青岛的流亭和赵村等地募集旧部，成立“山东省保安第2旅”，任少将副旅长兼第6团团长。

1949年2月，蔡晋康奉命开赴青岛外围薛家岛前沿阵地驻守。其后，青

岛第11

绥靖区司令刘安祺又派亲信高维民任保安2旅旅长，致使蔡晋康更加不满，与国民党嫡系有了矛盾。淮海战役后，他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开始考虑今后的出路。正是此时，王次文与蔡晋康的关系露出了水面。接到命令的王次文马上到了蔡家庄，公开向乡亲们讲，蔡晋康如果起义，共产党一定会接受，希望他能够及时寻找光明大路，不要一条路走到黑。消息很快传到蔡晋康的耳朵里。

1949年春，山东全境大部解放，但青岛及其外围的即墨、胶州湾西南岸的薛家岛仍为国民党军队所盘踞。为解放青岛，全线解放胶济铁路，山东军区成立了青（岛）即（墨）战役指挥部，许世友任指挥，谭希林、刘涌任副指挥。在胶州湾西南岸，滨北军分区独立1团和胶南县指挥部，接受了解放薛家岛的任务，由独立1团统一指挥。薛家岛地处胶州湾西南岸，东北与青岛的团岛构成胶州湾的钳形出入口，扼制着胶州湾的通道，是一个军事要冲，对青岛市区、港口、海湾的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胶东军区和滨北军分区敌

工部门掌握了蔡晋康有动摇之心后，派胶东军区联络部长赵清如和秘书胡育才、王次文等人展开工作，促其起义。王次文多次找到老乡蔡晋康谈话，讲明利害，加之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的压力下，蔡晋康与副团长杜再生密商，与我方多次接触，表示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遵照中央军委的部署，1949年4月30日，人民解放军第32军为主力围攻青岛部队，部队兵分三路，自北向南推进。5月3日，攻城部队向青岛市郊守敌发起攻击。5月19日，攻克上疃，敌人青岛外围防线土崩瓦解。5月25日，防守青岛外围中心据点窝洛子之敌缴械投降。此时，在胶州湾西南岸，滨北军分区独立1团和胶南县指挥部在胶南县的配合下，向驻守薛家岛的敌军发起了攻击。5月26日晚，蔡晋康以开会为名，扣押了团少校政治指导员陈幼明等反对起义的10余名军官，在马家濠前线率团2000余人（含旅部特务连）起义。晚10时，我军顺利进入其防区，占领了薛家岛西部。经过多轮拉锯战，青岛全境顺利解放，胶济铁路全线正式掌握在我党手中。

坊子日军罪行累累 亲历者痛陈其遭遇

相关链接

1951年昌潍专区检察机关参与调查日本侵华军59师团战犯村上勇仁、渡边雅天等31人的侵华罪行。调查结果共涉及39名战犯，其罪行是杀害中国人1614人，烧毁民房13789间，强奸妇女318人，牵去牲口683头。

日本陆军第59师团，其前身是1939年1月14日在日本久留米编成的独立混成第10旅团。该旅团编成5天后即调入中国战场，驻山东济南地区，归华北方面军第12军建制，主要担负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任务，经常与此地的八路军第115师及冀、鲁、豫军区和国民党鲁苏战区于学忠的部队作战。1942年4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令以这个旅团为基础编成第59师团，仍归华北方面军第12军建制，后归华北方面军直辖。

这次审判，仅仅是昌潍地区坊子周边31名日军的一部分罪行。就拿潍县赵家庄子惨案来说，死伤的中国平民何止上述那些。

据惨案亲历者王锡敬回忆，惨案发生于1943年农历三月初五，日本军进村以后，先点房子，见人就杀，他亲眼看见自己的叔和一个人蹲在墙根的一头小毛驴旁边，日军抬枪即打，然后，大娘出屋去看自家的骡子，也被一枪打在肚子上，肠子都淌了出来。

赵万江那年12岁，亲眼看到自家的房子被浇了汽油点着，妹妹只有6岁，被刺刀挑起来，扔到围子沟外的水里淹死了。

王金芳的经历更惨：“我家的房子被鬼子点着了，爷爷上房去救火，被鬼子用枪打中，从着火的屋顶上滚到院子里。我吓得从后门跑出去，随一群慌乱逃跑的女人进了后邻的房屋。鬼子随后追过来，从窗棂间隙里伸进枪筒，朝屋里乱打枪，我只记得一阵枪响……当我被火烧醒时，屋里的人都躺在血泊中，血流了一地。我推了推躺在地上的人，都没有反应。只有我活着，受了重伤，右脸一块肉垂下来，疼痛难忍。我双手托着烂肉，血顺着指缝不停地流。我走了几步，跌倒在地上，爬着向前走，来到自己家里想找奶奶。可一进院子，看见几个鬼子正在院子里围着奶奶，把一个粮食囤顶盖扣在奶奶身上，点上火，火里传出奶奶的惨叫声，鬼子则在一旁狂笑。我向火堆扑去，被鬼子一脚踢倒，一刺刀戳在我右腿上，我又昏迷了过去。”

而这，只是中国一个普通村庄的遭遇。

本期图片由高玉宝提供

本期资料来源：《胶济铁路》《胶济铁路红色故事》等。